

人间至味在童年

□ 蔡为民

和大多已迈入人生下半场的人一样，不知不觉间，自己也慢慢变得有些怀旧，时不时会回忆起儿时的种种事来。那些远去的场景，仿佛电影一幕幕出现在脑海之中，不招即来而又挥之不去，既常常让我兴奋，又偶尔令我惆怅。在别人看来，或许这是迈向衰老的标志，而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生活的提醒，警示自己不忘来路，不丢本色，不失初心。这或许也正是激励自己尽力记下这份回忆的动力所在。

“民以食为天”，吃饱、吃好，自古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最朴素愿望，而尽力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更是孩子们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那就不妨先从这件大事忆起。

我出生在一个极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收入不高；母亲是地道农民，靠天吃饭。养育了四个孩子，赡养着三位老人，家中拮据可想而知。面对那么多张嘴，如何解决好吃的问题，一直是母亲最头疼也最费心的事。

老家地处南方，主食自然以大米为主。因为口粮长期不足，记忆中似乎就从没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过几顿饭。虽也是每天三餐，顿顿不少，却不像现在每天两千一稀，基本都是早晚两顿稀粥，中午一顿干饭，对付着过日子。对几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这显然远远无法满足。于是，母亲便四处求来红薯或红薯干，有时还会再挖上些野菜，连同可怜的一把糙米熬成一锅粥，这样看上去稍稍厚稠一些。每次盛粥，父母总是要将更多的米粒盛给老人，轮到我們，碗里的米粒往往便屈指可数了。这些年，红薯被认定成抗癌养生的好东西，很多人趋之若鹜。虽然我不会像某些儿时吃过太多红薯的朋友那样，听到红薯两字胃里就泛酸水，但也很难提起兴致，大概是儿时就已经把这辈子该吃的红薯都吃完了吧。

南方人吃米饭，多少总要配点菜的。记事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声已不那么紧了，母亲便在房前屋后开垦了几小块自留地，种上些蔬菜，这便成了家里蔬菜的主要来源。一到冬天，白萝卜、青萝卜、黄豆、腌雪里蕻、海带便成了当家菜。就是这些极普通的蔬菜，因为人多量少，对孩子也是一直严格实行“配给制”的，不允许自己夹菜，而要由父母视总菜量为你夹上一筷头，这一筷头就是这碗米饭的“终生伴侣”了，通常绝无“中途追加”的可能。家里人称之为“发菜”，直到若干年后随着家境慢慢变好，这项“制度”才得以废除。

那时家里，大口吃肉绝对是种奢侈。虽然猪肉也就七毛三分一斤，但除去年，平时绝对是极少买的。于是有关吃肉的记忆，便停留在油渣、咸扎肉等有限几样东西上了。当年食用油普遍匮乏，偶尔家里也会买上点板油、花油或肥肉之类，好炼点儿猪油以弥补油料之缺。炼油剩下的油渣便成了好东西，那是绝对舍不得扔的，一般都会与蔬菜一起炒上一盘。但那时我总感觉，这种吃法远不如站在灶前直接用手拈着吃来得痛快，所以常常会在母亲炼油时赖在一边，随时沾上几块儿一解嘴馋。那股香、那份美、那种满足，着实让我难以忘怀，以至于直到今天，虽明知于健康不利，还是忍不住偶尔会用肥肉炼点儿油出来，只为吃上几小块油渣，再次勾起童年的那份美好记忆。咸扎肉，就是将猪肉切片腌制、裹足米粉晒干后蒸食。印象中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因而也就倍加珍惜，至少我是绝对不舍得囫圇吞下的，总觉得那有点暴殄天物的愧疚感，一般都是留待饭后，独自躲到一处，躺在稻草堆旁，边晒着冬日的暖阳，边将扎肉顺着纹理一一撕开，依次放入嘴里，先用舌头慢慢舔去外裹的米粉，待味道变淡后再缓缓嚼碎咽下，只



留下满口咸鲜浓香，回味悠长。一块小小的扎肉，常常能让我足足吃上十多分钟。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那份舌尖上的独特享受，那种心满意足，却让已知天命的我一旦想起，依旧瞬间满口生津。

相对肉而言，鸡蛋则要稍稍容易得到些。家里养了几只鸡，不时会下几个蛋，但主要是给奶奶补养身体，与孩子们几无关系，只有遇到生日、考试得了“双百”才会给煮上一个作为特殊待遇或者奖励。因为数量有限，炒鸡蛋的做法极少有过，做得最多的就是蒸蛋羹。母亲常常说起这样一件趣事：那时蛋羹是专门给奶奶做的，别人根本没份儿，可她又心疼两个小孙子，总想多少留点下来，父亲则总是以“他们还小，以后有的吃”为由，断然予以阻拦。就这样经过他们母子几番博弈，每次能剩多少也就可以想象了。这时小夫妻俩便会抢着去拿这个碗再盛点米饭，好拌拌吃下，多少沾点蛋羹，时不时还会因此争执起来。一天母亲把哥哥拉到一边，悄悄说了句话。令我费解的是，打那之后，他便不再与我争抢，而是急急催我吃完，

一把夺过碗去，盛上米饭，使劲拌拌，然后心满意足吃完，偶尔还会边吃边向我投以某种不屑的眼神。直到前些年母亲揭密，我才知道原来母亲哄他说的是“头茬不好，二遍才更出油呢”。记得当时哥哥听到，故作恍然大悟地嗔怪道：“原来您是骗我的，还说您不偏心呢？”已至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听后开怀大笑。回想当年母亲哄骗哥哥时，心中一定是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愧疚和酸楚的。

一日三餐尚且如此，零食就更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望了。有点印象的只有一分钱一块儿的“狗屎糖”（一种黑黑的硬糖），还有号称家乡四大名点之一、偶尔能吃上小半块的大麻饼（里面夹着几块冰糖）了，前两年探亲看到，便特意买了几块，本想着回忆一下童年的味道，可一口下去，里面的几块冰糖齁了我一个跟头，真的难以想象当年咋就会把这也当成美食了呢？水果，更是少得可怜，除了偶尔可以吃上一两个的毛桃、石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大舅自家屋后那棵枣树上的青枣了。只可惜，那棵老树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记忆中青枣的那种脆甜，还有儿时对大舅如期携枣而至的那种期盼了……

人生漫漫，岁月匆匆，那种物质匮乏的年代早已过去多年，可面对当下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的各类美食，周围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依旧会像汪曾祺先生所写的那样，执着地认为“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着当时的食物“物以稀为贵”和更加自然天成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这里面悄然融入了一家人尊老爱幼、相濡以沫、血浓于水的绵绵亲情，体现了一家人不畏艰辛、苦中作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或许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今天在笑着回忆起那红薯、那油渣，还有那碗鸡蛋羹……



□ 乌裕尔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每天出一趟门儿，就一件事，看火车站。

我说的这个火车站严格来讲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火车站，还不能在这里上火车下车奔向远方，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火车站。

火车站的名字叫北京星火站，位于东四环外，是一条新时代闯关东的高铁线，建成之后北京到哈尔滨的时间将由现在的七八个小时缩短到四个小时。

说起来也是。我们国家一号高速公路是哪条线？是京哈线。可是在很多县市都通高铁的今天，北京到哈尔滨居然还没有通高铁，的确有点说不过去呀！

作为一个在黑龙江出生、在北京工作的人，我一直关注这条高铁线的相关信息。准确说，这应该是一条京沈客运专线，但因为哈尔滨到沈阳是通高铁的，京沈通车后，北京到哈尔滨的高铁就连上了，所以更愿意称它为京哈高铁。其实这条线的设想、设计也不能算太晚，但却一直难产，至于理由，网上的说法很多，我没有去核实，不好评说。不过，在期待中，还是等来了确切的新闻，这条高铁线的火车站——从北京说是始发站，从哈尔滨说是终点站——就选址在东四环外的星火西路。

这种高兴，好比自家要建新房子一样。一是终于有盼头了，按照中国速度，只要一开建，很快就能通车。二是没想到火车站最终建在几乎自家门口，这样说有点夸张，但是从出门到火车站，走路最多不过十分钟。以后再回老家，得省多少事儿啊！

没多久，有邻居来找妻子联名签字，坚决反对在小区附近建火车站。还说，一反对就有效（迟迟未建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过了几天，一个

老乡也来找，说火车站离得太近，会影响环境和身体健康。我真是不理解，别人反对还说得过去，你一个黑龙江人嚷嚷什么，再说，离你家的小区还远着呢！

我和妻子形成一个共识，坚决不去反对，不但不反对，还要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于是，我们每天都去看火车站，有时候白天去，有时候晚上去，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做到风雨无阻。

看着火车站渐渐露出地面、越来越有火车站的模样，居然莫名其妙产生出一种陪伴成长的成就感。

按照新闻报道中的工程进度，火车站将在2020年底完工投入使用，也就是说，2021年的春节，我们可以坐高铁回黑龙江过年了。夫妻二人，四位老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80多岁的老父亲了，所以，不管有什么困难，每年春节都要回家过年，哪管就得上那么一两天。

正当我常常沉浸在这种憧憬中的时候，不期然，仿佛就是一瞬间，火车站的建筑工地消失了任何声音，高高的塔吊牢牢地钉在了天空，一动也不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使全国经济社会生活陷入停摆，只有时针分针秒针在走……

依然去看火车站。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看火车站。慢慢竟有些适应了火车站工地的寂静，仿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快到跟前时，常常看见一个穿着大衣的上了岁数的男人，在紧锁的工地大门处来回走着，走一会儿就开始踢脚下的石子，先是用左脚踢，然后又改成用右脚踢，踢着踢着还踢空了。

开始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后来偶尔也聊上两句，居然发现，两个本

没有什么交集的陌生人，竟也会产生共鸣，那就是，都希望疫情早一点过去，都希望火车站早点复工，都希望生活早点恢复正常。

火车站就是这样地方，它可以把你的思绪带得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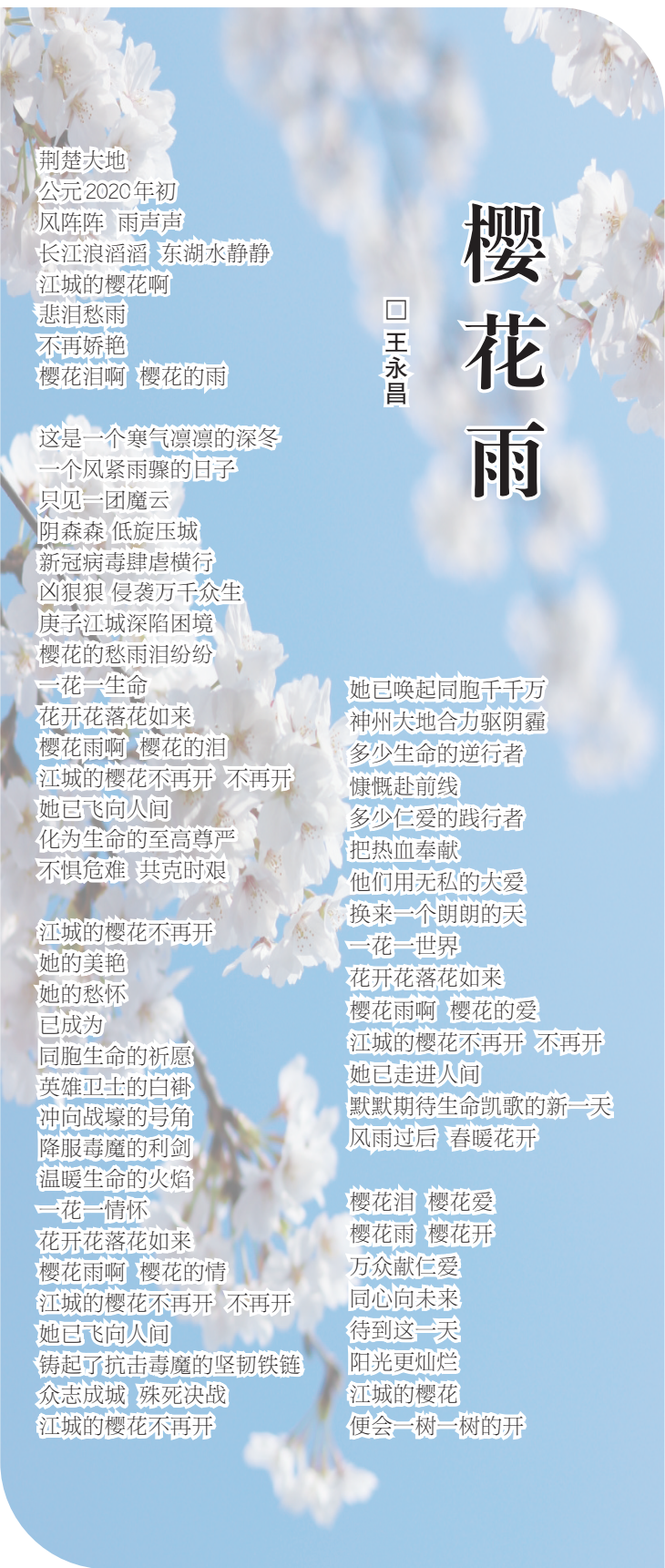
我从小就对火车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打记事起，就看见火车从我住的地方远远经过，有时候是货车，很长很长的黑色车厢；有时候是客车，就是那种今天几乎见不到的绿皮车。因为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坡，无论货车还是客车，都要鸣笛，就一声，但很长，传很远，仿佛是在给自己爬坡加劲似的。时间长了，火车的经过就成了我儿时的时间表，哪个车经过是几点了，哪个车经过又是几点了，基本上差不离。

那个时候，火车带给我的首先是对力量的想象，无论是拉货的还是载人的，要跑那么远，那么快，还要爬坡，那得多大的力气！

有火车，就会有火车站，火车站就是火车出发和到达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家乡县城的火车站，是站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看见脚下不时穿梭而过的火车，特别好奇火车头里什么情况。只见火车头里，一个穿着工装模样的年轻师傅，在拿着铁锹往锅炉里添煤，一锹一锹又一锹，铲煤，转身，往锅炉的炉膛里送煤，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潇洒极了。

看完了脚下的火车，就沿着火车的轨道往远看，看向远方，不知道铁轨通向哪里，能把人带到多远。那是我第一次想远方的事。

紧接着，我有了一次坐火车的体验。邻家姐姐成了知识青年，要下乡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奇怪的是，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就是三江交汇地一个叫八岔的人民公社。我和



□ 王永昌

荆楚大地
公元2020年初
风阵阵 雨声声
长江浪滔滔 东湖水静静
江城的樱花啊
悲泪愁雨
不再娇艳
樱花泪啊 樱花的雨

这是一个寒气凛凛的深冬
一个风紧雨骤的日子
只见一团乌云
阴森森 低旋压城
新冠病毒肆虐横行
凶狠狠 侵袭万千众生
庚子江城深陷困境
樱花的愁雨纷纷
一花一生命
花开花落花如来
樱花雨啊 樱花的泪
江城的樱花不再开 不再开
她已飞向人间
化为生命的至高尊严
不惧危难 共克时艰

江城的樱花不再开
她的美艳
她的愁怀
已成为
同胞生命的祈愿
英雄烈士的白褂
冲向战壕的号角
降服毒魔的利剑
温暖生命的火焰
一花一情怀
花开花落花如来
樱花雨啊 樱花的情
江城的樱花不再开 不再开
她已飞向人间
铸起了抗击毒魔的坚韧铁链
众志成城 殊死决战
江城的樱花不再开

她已唤起同胞千千万万
神州大地合力驱凶噩
多少生命的逆行者
慷慨赴前线
多少仁爱的践行者
把热血奉献
他们用无私的大爱
换来一个朗朗的天
一花一世界
花开花落花如来
樱花雨啊 樱花的爱
江城的樱花不再开 不再开
她已走进人间
默默期待生命凯歌的新一天
风雨过后 春暖花开

樱花泪 樱花爱
樱花雨 樱花开
万众献仁爱
同心向未来
待到这一天
阳光更灿烂
江城的樱花
便会一树一树的开

秋声好听

□ 陆绍阳



金农的《雨后修篁图》画得有意思！

这幅小画画的是稀稀松松10棵竹子，金农的朋友郑板桥说他画竹是“一两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这话用在这幅画上也很贴切，以少胜多，如见竹园。

金农喜欢竹子是出了名的，在《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的序文中，曾有“宅东西种植修篁，约千万计，先生即以为师”的记录，竹“无朝华夕瘳之态”，所以“长春之竹”一直是金农寄情的对象，60岁以后更是对这“不谢之花”情有独钟！

金农画的既不是孤竹，也不是一片茂盛的粗壮的竹林，而是一个竹园，就是家里后院，或者庭院角落的一小片竹子。它没有山野上的原生竹林的气势，但有一股特别的气韵在里面。

整幅画的构思布局，就像教科书一般，有示范作用。乍一看，似乎是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但细细品味，却是画家成竹在胸、深厚功底的体现。

说是竹园，其实数了数，这张画里一共只有10棵竹子，但给人就是一片的感觉。这10棵竹子画得有讲究，竹子极细，但这个“细”不是“嫩”，不

